

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

裘锡圭

自选集

大象出版社

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图书

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

裘锡圭自选集

顾问 吕叔湘 曹先擢 李行健

大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裘锡圭自选集/裘锡圭著. - 2版. - 郑州:大象出版社,
1993.11(1999.7重印)
(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/顾问吕叔湘等)
ISBN 7-5347-1369-2

I.裘… II.裘… III.汉语-语言学-文集 IV.H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13591号

责任编辑 雪 鸿

封面设计 秘金通

大象出版社出版(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邮政编码450002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张 7.75 字数 170千字

1994年7月第1版

1999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2326—3825册

定 价 17.7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12号

邮政编码 450002

电话 (0371)5957860—351

序

在我国，语言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。它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。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，信息的开发和利用，文字和语言的计算机处理等，语言学的巨大作用和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。

我国现代语言学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。十年动乱结束后，一批中年语言学家涌现了出来，并且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河南教育出版社愿意为这些中年语言学家出一套论文集，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。一年多以前，他们专门派人到北京商谈此事。我们深感他们的设想和决定是很有远见卓识的。众所周知，现在出版一本语言学论文集是十分困难的，因为出版这种书要赔很多钱。而这也是我们早想做而又力不从心的事情。所以，我们对他们的计划表示赞同和支持。但我们认为，当务之急不是编自己的论文集，而是将我国当代贡献大、在各自学术领域成绩突出的中年语言学家推荐给他们。为了表示对河南教育出版社这一计划的实际支持，我们在百忙中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协助他们，编辑出版这套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》的任务。

为了把这套书编好，我们迅即向吕叔湘先生作了汇报。他很高兴，并欣然答应出任这套书的顾问。我们深知，这也是吕老兼任语文出版社社长十年来未及实现的心愿之一。正是在吕老的关怀和

和指导下,我们同河南教育出版社一起拟订出了出版的计划和有关细节。在广泛听取有关同志的意见后,列出了一个可供入选的中年语言学家名单。经过反复权衡比较,确定了名单。他们是:徐通锵、邢福义、陆俭明、刘叔新、李新魁、裘锡圭、吕必松、鲁国尧、蒋绍愚、李临定。我们深感遗憾的是,未能编选我国老一代语言学家和青年语言学家的自选集,即使是中年语言学家,也不可能全部选入,特别是有的同志,刚超过规定的年龄上限,虽然他们学术成果累累,也未能入选。还有的同志,由于其他原因,要求暂不入选。我们工作中难免有不全面或疏漏的地方,敬希语言学界的师友们谅解和批评,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。

我们衷心感谢年高德劭的吕叔湘先生为每本自选集题写了书名。这里饱含着他对语言学界的殷切期望和亲切的关怀。我们也要代表语言学界的朋友,向河南教育出版社表示诚挚的感谢。特别是他们的社领导专程到北京来商讨计划,并亲自审读书稿。负责这套书的责编查道元同志,多次往来于郑州北京之间,做了大量细致的组织和审稿工作。我们也要感谢入选的这些同志的配合和支持。没有上述的各种支持,这套书是无法同广大读者见面的。

曹先擢 李行健

1993年1月26日于北京

再 版 序

目前,学术著作出版困难较多,而语言学著作出版似乎更难。大象出版社(原河南教育出版社)出版这套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》,是具有远见卓识的。书出版后,在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的评选中荣获提名奖,社会上也获得广泛的好评。现第一版的书已售罄,为满足读者的需要,决定再版印行。

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》是在吕叔湘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出版的。先生对后辈关爱有加,他为每本书题写了书名。回想1993年《自选集》出版时,吕老手摸着书,脸上浮出欣慰的微笑。他对语言学后起之秀,寄予了多么深厚的爱,多么殷切的希望哟!吕先生于1998年4月9日仙逝,他的风范长留人间。《自选集》的作者之一,著名的音韵学家李新魁同志1997年9月13日英年早逝。我们借《自选集》再版的机会,谨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。

语言学是一门先行性的学科,它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,还远远没有被我们全面认识。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,信息的开发和利用,文字和语言的计算机处理等,语言学的地位和作用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。我国的语言学在建国后,有了长足的发展。十年动乱中学术研究遭到了破坏。文革结束后,语言学研究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开展起来,语言学的队伍,有了新的壮大和提高。一批中年的语言学家,担负着承上启下的重任,在教学科研岗位上起着骨干带头作用,学术上也取得了丰硕成果。正是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,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的发展,在吕叔湘先生指

导下,选编出了这套《自选集》。我们作为参与者,认为这套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。

一、首先挑选有丰富学术成果,在当前我国语言学中发挥中坚作用,有较高知名度的学者的著作作为出版对象,意在展现我国语言学的优秀成果和高水平的队伍。这套丛书的作者徐通锵、邢福义、陆俭明、刘叔新、李新魁、裘锡圭、吕必松、鲁国尧、蒋绍愚、李临定等,都是在我国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的佼佼者,大多蜚声海外。他们的学术成果,反映了我国当代语言学在各有关学科中已达到的水平,大致可以代表我国语言学取得的成就和地位。他们的成果不仅在海外各地出版,有的作者还多次被邀请出国讲学,他们的著作甚至被作为学生的教材或必读参考书。因此,把他们作为我国语言学界的首批代表,出版他们的选集,虽说有些管中窥豹,但也可以从中看到我国语言学的概貌。

二、作为“自选集”,有它独具的特色和作用。首先,作者选入的文章都是他们的“精品”,不是有新的发现,就是有新的研究方法或新的材料的优秀论文。自然,从总体上看,这套丛书可以说是精中选精了!其次,作者选文时,吕叔湘先生一再希望他们按照《吕叔湘自选集》那个模式操作,即除了选自己精品之外,还要求这些文章能代表自己独特的见解,能够按自己学术思想和成长发展的足迹来选文,也就是说,每位作者的书,都要能代表他自己,让读者看到他成为知名学者的跋涉过程。

应该说,每本“自选集”收录的文章经过作者和有关同志及出版社的共同反复筛选,都达到了预定的要求,所以它们的出版,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。也正因为它们具备了上面的特点,我们在研究中国当代语言学,研究上述著名学者时,“自选集”就成为不可不先读的重要著作。特别是每本书后附的“跋”和“作者简介”

更是难得的资料。在“跋”中作者自述了学术成长的过程和经验教训,在“简介”中全面地评价了作者的成就以及他们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!我们可以说,研究中国语言学时,读这套丛书,可以“用少的时间,获取多的知识”。所以广大读者认为大象出版社(原河南教育出版社)为语言界做了一件好事!原有计划分批出版此类著作,因为我国著名的中年语言学家还有不少,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,就将不会有太多的遗珠之憾!但由于各种原因,原计划未能实现,只好留给后来者去完成了。

因工作关系,我们在吕先生手下,为《自选集》出版做了一些具体工作。语言学界人才辈出。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的语言学著作问世。

曹先擢 李行健

1999年4月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释殷墟甲骨文里的“远”“𡗗”（逯）及有关诸字 | 1 |
| 释“蚩” | 17 |
| 释“秘”（附：释“弋”） | 27 |
| 说“啍”“严” | 56 |
| 说“弭” | 65 |
| 说“玄衣朱褙衿”——兼释甲骨文“𡗗”字 | 73 |
| 说金文“引”字的虚词用法 | 77 |
| 战国货币考（十二篇选三篇） | 84 |
| 一、秦垣一铢圆钱考 | |
| 三、圆肩圆足三孔布汇考 | |
| 一二、明刀“中”字考 | |
| 战国文字中的“市” | 106 |
| 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 | 129 |
| 读《战国纵横家书释文注释》札记（节选） | 177 |
| 说“索我于枯鱼之肆” | 189 |
| 说“河海不择细流” | 191 |
| 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 | 194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释“拉杂” | 209 |
| 一句至少被误解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常用的话——“予取 予求” | 214 |
| 汉字的性质 | 217 |
| 跋 | |
| 作者简介 | |

释殷墟甲骨文里的 “远”“𡗗”（迹）及有关诸字

《小屯南地甲骨》著录的一版三四期卜骨有如下二辞：

(1) 王其田𡗗，湄日亡𡗗（灾）。

(2) 其𡗗田，湄日亡𡗗。

屯南 3759

二者前后相次，当是对贞之辞。(1)的“𡗗”字，按照卜辞一般文例似应是地名。但是此辞的“其田𡗗”跟(2)的“其𡗗田”对贞，“𡗗”显然不是地名（如是地名，应该说“其田𡗗”或“𡗗𡗗田”），所以“𡗗”也有可能不是地名。有一条三四期卜辞说：

(3) □其田于□（此处所缺一字当是地名）其𡗗，[湄]日亡𡗗。（合 28705）

此辞“𡗗”字紧接“其”字之后，词性显然跟(2)的“𡗗”字相同。据此可以推定(1)的“王其田𡗗”应该理解为“王其田，其𡗗”或“王其𡗗田”，“𡗗”不是地名，而是意义跟“𡗗”相对的一个词。

在《后编》著录的一对三四期卜辞里，也有彼此相对的“𡗗”、“𡗗”二字。

(4) 于𡗗𡗗。

(5) 才(在) 𠄎 𠄎。 后下 42·8①

“𠄎”字不识，但是从有关卜辞可以约略推知其意义：

(6) 王其乍(作) 𠄎于旅 邑 其受 后下 4·8

(7) 𠄎其乍王 𠄎于兹， 衍 宁 2·113

(8) 丁卯王其 𠄎 牢 𠄎， 其宿。

(9) 弜(勿) 宿， 其每。 粹 1199

(10) 于孟 𠄎， 不雨。 粹 779

从上引卜辞看，𠄎似是性质跟后世的行宫相类的一种建筑。牢𠄎、孟𠄎是建筑在牢地、孟地的𠄎。牢和孟都是商王田游常到的地方。

在上引那对卜𠄎之辞里，“𠄎𠄎”之前用“在”字，“𠄎𠄎”之前用“于”字。这很值得注意。商朝人卜问祭祀时日的卜辞，如果以“今”与“翌”、“来”对贞，往往在“今”字前用“𠄎”字②，在“翌”、“来”前用“于”字，如：

(11) 𠄎今夕酒。

(12) 于翌日〔夕〕酒。 甲 578

(13) 𠄎今日。

(14) 于来日。 外 94

如以“翌”与“来”对贞，往往在“翌”字前用“𠄎”字，在“来”字前用“于”字，如：

(15) 其又(侑) 大庚， 𠄎翌日酒。

(16) 于来日庚酒 京津 4204

总之，在卜问祭祀时日的时候，如果对贞的两条卜辞所用“介词”不同的话，一定是所卜时间较近的用“𠄎”，较远的用“于”。(编按：陈梦家在《殷虚卜辞综述》227页已指出

“卜辞近称的纪时之前加虚字‘夷’，远称者加虚字‘于’”。上引卜僎之辞里“在”和“于”的关系，跟这类卜辞里‘夷’和‘于’的关系是相类的。由此可知倭僎和猷僎当有远近的不同。

根据“倭”、“猷”二字的字形，结合上述卜辞文字上的线索来考虑，可以断定“倭”应该释作“远”(远)，“猷”应该释作西周金文借作“逯”(逯)字用的“猷”。

下面先讨论“倭”字。

三四期卜辞里有写法跟“倭”很相近的𠄎字，简体作𠄎：

(17) 于𠄎亡𠄎

(18) 于𠄎𠄎(擒)。

(19) 于𠄎𠄎。

屯南2061

按照汉字构造的原则来看，这个字应该是从“彳”“𠄎(𠄎)”声的一个形声字。根据西周金文里的有关资料，可以知道这个字就是“远”字。

这个字的声旁跟西周金文“𠄎”字的声旁相同。“𠄎”、“𠄎”古音极近。小篆“𠄎”字作𠄎，从“目”“𠄎”声。西周金文“𠄎”字有以下一些写法(据《金文编》184页。编按：见1985年版234页)：

𠄎 𠄎 𠄎

声旁作𠄎 𠄎 𠄎等形，跟上举那个甲骨文的声旁显然是一个字。西周前期铜器逯伯簋有如下一字《金文编》79页。编按：见1985年版98页)：

旧释“還”(还),其实也是从“目”“𠄎”声的“𠄎”字。前人把“又”和“衣”的下部合在一起看成趾形,因而误释。古文字从“彳”从“彳”通常没有区别,金文“遠”字就有从“彳”的写法(《金文编》83页。编按:见1985年版104页)。所以上举那个甲骨文没有问题就是“遠”字。

“俊”应该是从“彳”“夂”声的形声字。如果研究一下“夂”字跟用作“遠”、“𠄎”二字声旁的𠄎字的关系,就可以肯定“俊”字也应该释作“遠”。

“夂”字见于属于第一期的关于甲骨来源的刻辞:

(20) 入五十 乙 7200

(21) 𠄎 乙 2650

还见于下引三四期卜辞:

(22) (韜)庸才儿,又D(肉?),其。 粹518







《甲骨文编》把它隶定为“𠄎”,附於“又”部之末③。《殷契粹编·考释》认为这个字是“𠄎之异文”,不可信。(编按:《怀》1138有残辞“𠄎𠄎”,“夂”上一字尚残存底部,似是“其”字。)

在三四期甲骨文里还有在“夂”上加“○”而成的一个字:

(23) 来迺令 𠄎(往)于 合 27756

这个字跟无疑是一个字。甲骨文或作,或作④,与此同例。于省吾先生认为“○”是圆的初文,“袁”字本从“○”声⑤。其说可信。所以这个写作等形的字,


应该分析为从“变”“〇”声。




在古文字里，形声字一般由一个意符(形)和一个音符(声)组成。凡是形旁包含两个以上意符，可以当作会意字来看的形声字，其声旁绝大多数是追加的。也就是说，这种形声字的形旁通常就是形声字的初文。例如：“宝”（宝）字本作（《甲骨文编》317页），象室中有贝、玉等宝物，后来加注“缶”声而作（《金文编》410—416页。编按：见1985年版516—522页）。“耜”字本作（《甲骨文编》202—203页），象人蹠耒而耕，后来加注“昔”声而作（《金文编》231页。编按：见1985年版292页）。如果不算那些在一般形声字上追加形旁而成的多形形声字，如“盥”（《金文编》270页）、“醢”（同上240页。编按：见1985年版846页）之类，这条规律几乎可以说是毫无例外的。（）显然不是追加形旁而成的多形形声字，所以“变”应该就是它的初文，“〇”则是追加的声旁。由此可证“猷”和“猷”是一字的异体，“猷”也应释作“远”。






这里附带讨论一下“变”字的本义。





三四期甲骨文里还有一个很象是在“变”上加“止”而成的字：








(24)  安明 1897

(25)  每。 合 31774

西周金文“远”字所从的“袁”作（《金文编》83页。编按：见1985年版104页），“环”（环）字的声旁有的也不作“袁”而作（同上21页。编按：见1985年版25页）。这种“袁”字所从的，显然是由上举那个甲骨文省变而

成的。西周金文“衰”字的“衰”旁作  (《金文编》247页。编按：见1985年版537页)，小篆“衰”字作 。这种“衰”字所从的  () 又是由  讹变而成的^⑥。

前面已经说过，按照古代形声字构造的通例来看，“衰”和“”应该是一个字。根据同样的理由，上举那个甲骨文跟“衰”字也应该是一个字。“”和“衰”都可以用作“遠”字和“震”字的声旁，二者也应该是一字的异体。所以“”、“”、“衰”实际上都是一个字。前二者是“衰”的表意初文，后二者是“衰”字加注声旁的形式。

“衰”上加“止”无义可说，字上部的“止”当是“又”的讹变之形。古文字中“又”、“止”二形往往相乱。例如金文“躡”字或作  (《金文编》216页。编按：见1985年版273页)，下面的“又”写得像“止”；“復”字或作  (同上87页。编按：见1985年版111页)，下面的  (倒“止”) 讹变为“又”。甲骨文“毓” (育) 字有一个作  的繁体 (《前》2·11·3)，胡厚宣先生解释它的字形说：“右旁从两手持衣……象女人产子接生者持襦襟以待之”^⑦。其说可信。在这个“毓”字所从的两手持衣形里，上面的那个“又”如果跟“衣”形上端斜出的那一笔结合在一起看，也很像“止”字。这是  字上端的“止”形由“又”形讹变而成的明证。也有可能写刻这个字的殷史并没有把“又”误认为“止”，只不过把“衣”形右上部的那一道斜画写得太长了一些，客观上造成了“又”、“止”相混的后果。不过金文  字的上部则确实已经讹变为“止”了。

在上举“毓”字的繁体里，两手持衣形表示要给婴儿穿

衣服。“衰”的本义也应该是穿衣一类意思。结合字音考虑，“衰”应该是“擻”的初文。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“擻甲执兵”，杜注：“擻，贯也。”《国语·吴语》“乃令服兵擻甲”，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十七引贾注：“擻甲，衣甲也。”《颜氏家训·书证》引萧该：“擻是穿著之名”。“擻”和“衰”古音都属元部。“擻”是匣母字，“衰”是于母（喻母三等）字。于母古归匣母，直到《切韵》时代都还如此。“擻”字的读音既跟“衰”字如此相近，字义又跟“衰”字表意初文所表示的意思相合，无疑就是表示“衰”字本义的后起字。

《说文·衣部》：“𡗗，长衣兒。从衣，𡗗省声”，解说字义，分析字形，都不可信⑩。

甲骨文里所见的几个“衰”字，所用的都已经不是本义了。上引(20)(21)两条甲桥刻辞里的“𡗗”，按照这种刻辞的文例，应该是人名。(23)的“𡗗”从上下文看也应是人名。(20)(21)属第一期，(23)属三四期，这两个“衰”大概不会指同一个人。不过商代往往用族氏作人名，第一期和三四期，的衰可能都是衰族人。(17)(19)的“遠”似是地名。“遠”从“衰”声，二字可通。这两条卜辞所说的“遠”也许就是衰族所居之地。上古时代，地名、族名、人名三者往往相因。这一点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来了。不过(17)(19)的“遠”是跟对贞卜辞(18)的“𡗗”为对文的。“𡗗”即“𡗗”字，亦即“农”字(“𡗗”、“农”古音阴阳对转，本由一字分化)。也有可能“𡗗”指“农郊”而言(《诗·卫风·硕人》“说于农郊”，《毛传》“农郊，近郊”)，“遠”指“遠郊”而言。(22)“其𡗗”的意义尚待研究，也许应该读为“其遠”。